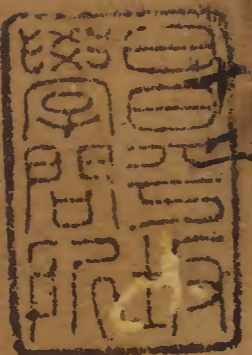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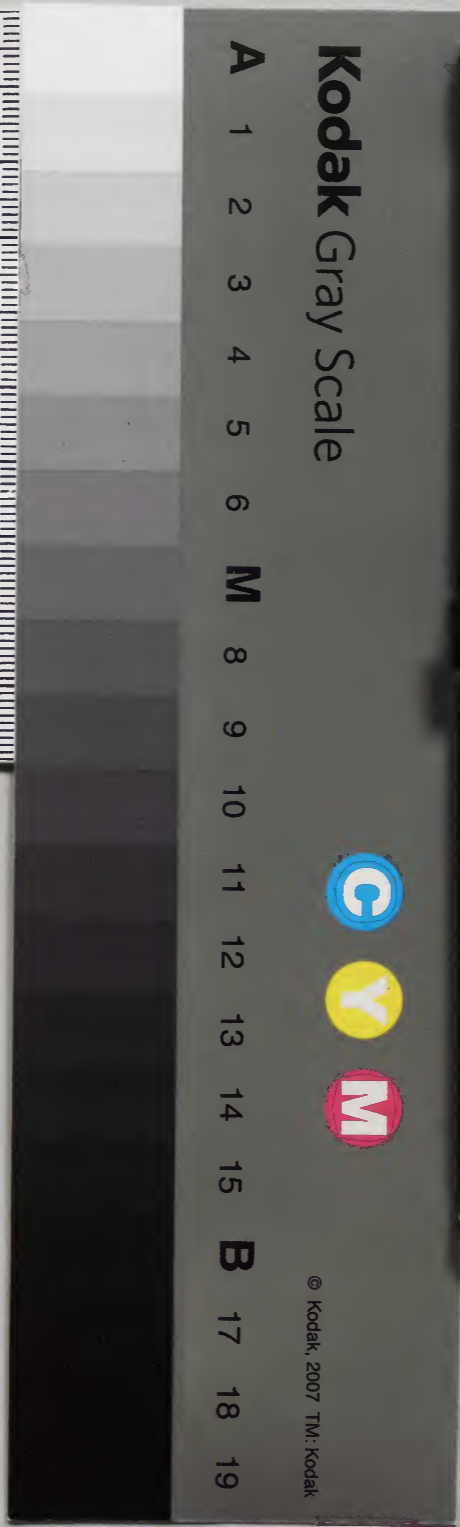
明獻徵錄 十上



漢書門	八	九	函	號	類
	一	五	七		
冊架	函	號	類		

漢書	八	九	函	號	類
	一	五	七		
冊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87
冊數	157 (12)
函號	287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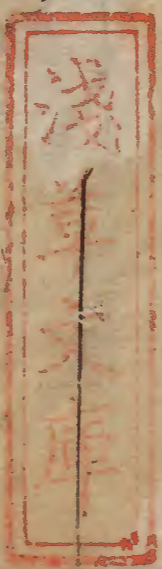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朝獻徵錄卷之十目錄

伯二陽封

忠勤伯汪廣洋

別見中書



東筦伯何真

忠誠伯茹瑺

永寧伯譚廣

昌平伯楊洪

楊俊附

武靖伯石亨

定遠伯石彪

定襄伯郭登

武功伯徐有貞

興濟伯楊善

文安伯張軔

昭武伯曹欽

武強伯楊能

威寧伯王燾

威寧伯王燾



中寧伯李震

中寧伯仇鉞 仇俊附

恭誠伯陶仲文

追贈

縉雲伯胡深

清源伯冀傑

懷遠伯山雲

當塗縣子王愷

丹陽縣男孫炎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

伯二除封

湖廣左布政使封東莞伯何真傳

黃佐

何真字邦佐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書劍元至正
中仕為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時中原兵起嶺
海騷動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為念至正十五年
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真
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
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頓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

數
至
叛

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真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
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爲猫孰知其虎奴求
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
之使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
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一羣應之曰四境有
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
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趨歸之行省上其功居一
年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貪暴肆斂民不
堪命衆慕真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逐常戮仲
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尋遷惠

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三山民邵宗愚
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真聞之率衆復廣
州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分省叅知政事進江
西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弟迪以從
征功擢宣慰使祖發藻贈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父
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皆追
封廬江郡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廬江郡夫人未幾
合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
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九月宗愚挾廉訪副使廣
寧等叛圍廣真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真

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帥惠州部曲至廣民響應復克之宗愚退走誘右丞鐵里迷失以歸明年制授真榮祿大夫自左丞遷右丞真保有廣南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卽逮而戮之以示無二心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高皇帝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卽先遣人以書諭真略曰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旣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

在邊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極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留意焉遂航海趨廣東三月壬辰師至潮州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己亥復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奉表降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高皇帝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羣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於一者朕舉兵濠梁創基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

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于羣雄之間非真主不屈此
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興歎爾真連數郡之衆乃
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
廷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
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四月永忠至
東筦真率官屬出見永忠慰諭之仍以榜招降諸寨
誅邵宗愚等餘孽悉平詔至真乘傳入朝貢獻方物
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兩將校各賜有差侍
膳內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援例當進繳真叩頭乞
賜藏于家爲後世子孫榮 上可之授真中奉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紛爭所
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
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
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
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
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
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
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
夫能不賈禍于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

江西地近廣東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真蒞官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靈斷人莫敢犯而一主于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三年召還遷山東行省叅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還京復任山東九年致仕朝朔望十二年真請以其子貴叅侍東宮卽除貴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命真及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開拓道路置立驛傳集糧草以候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命真及貴往廣東收集土豪一萬六百二十三人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真從子潤弼敬三人皆拜官軍校數十人授管軍百戶十七年復命真往廣東收集未至軍校十八年遷浙江布政使十九年朝京師調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復賜致仕八月封東筦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復賜鈔萬貫仍賜第京師以其第六子宏爲尚寶司丞二十一年三月己卯真薨年六十七比葬又遣官蒞焉真爲人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後果如其言旣貴顯先墓嘗

有紫氣人或指爲符瑞輒斥絕之及事高皇帝夙
夜畏威惟謹高皇帝推心委任弗疑故能以功名
終嘗於東筦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其祖復與弟迪
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又以惠州城
西之私第爲義祠斥私田百餘頃爲義田世俾宗子
主祀事立塾以淑其子弟置庫以周卹窮乏嫁娶喪
葬一如范文正公故事在朝名公多樂從之遊如宋
濂方孝孺輩皆其交契若乃論其保障南服識時知
命又南越以來所未有也子八人知名榮貴宏榮字
輝先真長子讀書有文名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襲
封東筦伯後以藍黨坐罪褫爵次貴字奉先有學行
爲士夫所推重次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丞

忠誠伯茹瑄

封爵考

茹瑄衡山人洪武初年十六貢入太學擢承勅郎陞
左通政歷通政使副都御史試兵部尚書二十六年
加太子少保爲真 上嘗稱瑄蔡瑄楊靖秦達復其
家事建文君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相能
刑部尚書暴昭發瑄贓罪未入吏部出領河南布政
司事未幾召還復尚書兵部曩武官襲替隸兵部五
府不得預至是令瑄會掌中前後府事駙馬都尉謝
達耿璿尹清署左府事孝陵指揮黃鉉右府都督僉
事陳春并請旨選授靖難兵至江上遣瑄及李景隆

都督王佐見 成祖請割地講和瑋等見 成祖伏
地頓首惶恐流汗浹背稱萬死不敢仰視 成祖勞
瑋等又頓首不能發一言 成祖曰公等有言卽言
無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建文君願割地講和 成祖
笑曰公等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爲庶人輒云大義滅
親吾今救死不暇何以地爲況皇考封建諸子各有
分地但縛奸臣來吾解甲謝罪謁孝陵歸藩瑋等唯
唯頓首退 成祖入京召問瑋瑋頓首勸進建文四
年詔言景隆瑋佐及陳瑄忠孝 太祖扶持社稷默
相事機其功甚重封瑋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身
仍兵部尚書特見信用密預咨議慎厚不洩永樂七
年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谷王以爲言時方重
藩王禮都察院遂劾瑋違 祖訓谷王又嘗開金川
門有功 成祖重違王意不得已下瑋錦衣獄頌繫
竟卒獄中子鑑秦府儀賓銓鏞及家口二十七人皆
沒官謫戍廣西河池 仁宗釋還 宣宗與所沒田
廬瑋狀貌魁奇雍容凝重謙和有容不妄言笑事必
依於寬厚事 太祖十餘年小心無過 太祖嘗稱
賢人君子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鎮朔將軍永寧伯譚公

行狀

王偉

公諱廣字仲宏姓譚氏丹徒人也父諱添四當太祖高皇帝起義濠梁居戎籍從大夫湯克金壇常州攻取江陰又克蘇明等州遂留禦明州收捕蘭秀山以終時公年十四補父籍繼被選入補驍騎衛後調府軍爲伍長帶刀宿衛誥授昭信校尉燕山中護衛百戶從征乃兒不花轉燕山左護衛又征驢駒河黑松林朶顏山等處已而從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上知公驍勇有謀命率百騎伺敵涿州公生捕得

中朝人陳榮等三十人輒械以聞 上益親信隨戰
敗齊尚書兵又戰白溝真定夾河功陞指揮使又戰
敗都督韓觀兵陞大寧都指揮再從征胡至九龍口
先鋒破賊陞都督鎮守宣府正統元年以泉州知府
蔡錫爲山東副使參理公軍機文書六年捕虜獲胡
馬中律封永寧流伯食祿一千二百石錫以誥券九
年 上憫公老不欲重勞以事命武定侯郭公往代
其任驛召公還未幾而告薨公爲人長身玉立膂力
絕人平生百有餘戰戰必勝然未嘗妄殺愛人下士
恒恐不及士卒勤勩不啻在己寒爲之衣饑爲之食
故公之去也人慕之其薨也人哭之咸盡哀公初所
統神機兵鮮明晃耀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
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慎毋
犯譚家馬迨今猶以爲號所得祿賜一不以私嘗出
爲學舍浮屠老子之宮之用嗚呼若公者雖古之名
將何以加茲公薨之明年子亨爲指揮使屢乞嗣伯
吏部言非世券不許

譚家馬

昌平伯進侯追封潁國公諡武襄楊公洪神道

碑銘

陳循

余嘗讀史記至田氏齊威王言其臣有檀子者使守
南城楚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竊意古有
未然者及觀昌平侯為將守北邊始信其事蓋雖
國家威惠被于萬方而苟非可以德化者亦必得人
為之藩屏而後有所賴以濟也若昌平侯楊公其可
謂之得人者歟公諱洪字宗道楊氏其先太原人系
出霍山王子宋太師中書令諱業與宋贈太師播州
端通譜業生莫州刺史延朗延朗生廣州刺史充廣

充廣生德州刺史貴遷充廣嘗因持節廣西憫播州之孫昭無子遂以貴遷嗣之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後也貴遷生從義郎光震生武節大夫文廣文廣生子長曰惟聰生武經郎選選十三子有諱輒者仕宋爲六合令因家六合後遂爲六合人公曾大父諱順不仕大父諱政國初從常國公起義積勞至漢中衛百戶父環襲職三世並以公貴累贈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曾大母張母施俱累贈夫人公兄弟三人公其長仲淋季忠公生十七年父戰死靈璧公事施夫人甚孝敬撫二幼弟甚友永樂初公襲父職當遠戍開平人皆爲公憚之公歎曰大丈夫立功名寧在跬步之內遂談笑而往時成安侯郭亮守開平一見公語大悅置之幕下資論軍事深見器重八年公率所部隨駕北征至飲馬河虜率衆迎敵公首入賊陣獲其人口馬駝以獻上喜曰將才也特命記其姓名十七年冬公遇虜寇戰於泥河斬馘甚衆并獲其馬二十三匹明年哨籛箕河遇虜寇轉戰東涼亭生擒賊首一人獲其馬五匹賊敗走洪熙紀元之春從陽武侯薛祿征大松林公首擊敗虜衆獲其人馬陞正千戶又明年爲宣德二年復從陽武

侯征虜至紅山俘獲三人公與清平伯吳買驢前行
戰於朶兒班你兒兀之地公先衝入賊陣斬獲首級
牛羊等畜甚多生擒賊首鎮撫是令帖木兒等人口
二十有一五年冬虜寇潮河川時開平衛治已徙入
獨石公從都督方政追敗之獲賊馬器械明年虜復
寇大石門公列營與相嚮佯示不動別選輕騎繞出
其後虜退無所遁遂解甲棄弓矢降衆欲殲之公曰
殺降非武遂收其平意脫脫等人馬器械又明年

朝廷用邊將都督方政之計於西猫兒峪置馬營以
遏賊衝命公爲守公躬率士卒披榛莽築城堡立烽
堠踰月而成旣而號于衆曰吾與若等孤城守邊死
生以之慎毋懷貳遂與士卒甘苦同受憂喜相關其
或嫁娶有不能爲力者助之疾病有不能致療者資
之由是人心安和不自覺其在窮荒也八年夏虜寇
孤榆樹公追殺敗至於紅山斬獲其首級凡四十有
一駝馬牛羊無算明年復追襲鈔邊斬獲虜首級八
口而還事聞陞公指揮僉事十年秋以閩邊計驛召
公至京陞指揮使特賜金織文綺襲衣寶刀盔甲
弓矢楮幣遣還尋遣給事中等官齎璽書符驗就
鎮命充遊擊將軍統率萬全精兵二千廐馬四千二

百巡備北邊至開平簸箕河還過虜寇于閔安瓦房
嗟公揮其下分翼進攻大破賊衆斬獲首級凡十有
六并其器械駝馬牛羊生擒賊首脫脫白暖台還陞
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八月被召至京受賞命副都
督李謙總督懷來等處守備是月復受命與都督
方政計軍務于大同明年虜使啓行公受命領所
部軍馬與方都督合勢出哨黃河東勝虜使爲恐是
年秋兀良哈寇李家莊公追敗于興州之三义口賊
棄所掠并其馬甲器械無數公生擒其首朶欒帖木
兒復召至京受賞而還是年冬聞虜寇延公伏兵回
回墓截其歸路別選輕騎從閒道襲擊大破之斬
首級器械羊馬等審生擒其黨乞里麻等三年春兀
良哈寇邊公與戰伯顏山并寶昌州奪還所擄人口
并斬獲首級駝馬牛羊器械生擒賊首指揮也倭台
等四人阿台答刺花等五人遷都指揮同知遣官齎
賜金帛已而命公充右叅將鎮守宣府等處進都指
揮使復遣官齎賜金帛四年秋公受詔追殺叛虜阿
木狼等由白塔河倍道兼進至三义口及之斬獲其
下可列歹等首級并其器械馬畜進後軍都府都督
僉事七年秋受制諭克左叅將專守獨石永寧等

處八年春哨苦乞兒河戰敗虜寇於北只嶺斬獲首級并馬生擒賊首那多進都督同知九年春兀良哈寇迤西公受命追襲敗于應昌之別兒克賊盡棄其所掠人馬器械遁走復追至朵顏穩都兒以克列蘇賊得險欲拒戰公躬督兵進攻斬獲首級併者赤王部屬生擒其首打刺孩等蒙賜璽書褒諭進左都督十三年秋受命挂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等處膺重賞行八月至鎮將士皆喜得良主帥歡聲動地明年冬公領兵襲擊虜寇之盜寧夏馬者至興河遇雪深數尺公曰此正破蔡時也遣兵四出追之虜不及備盡俘斬之十四年秋虜眾大舉入寇車駕親征至沙嶺公入朝見命公前行即又命守陽和開山二口公進至栲栳山生擒賊虜則不丁等三人并獲被掠人馬以獻駕還命公為殿尋命還守宣府賊以精兵來攻公出連戰敗之賊不敢近土木之潰賊為偽書遣其下伯顏帖木兒麻亮等誘公開門公遣人出縛送京師今上令諭陞公為昌平伯未幾虜犯畿甸公受召命入衛既馳至受厚賞即日命充總兵官率軍馬六萬往追遁賊公至金坡鎮坳羊山擊敗其眾斬首數百奪回人馬輜重

甚多既還賜賚有加令總三千營兵進昌平侯兼掌
左軍都督府事連有金織文綺玉帶冠帽之賜景泰
二年三月 賜誥券及勳階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
襲其爵五月 上慮虜情反覆宜有大將在邊乃命
公挂鎮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千六百人往鎮宣府
虜聞公至皆自引去其有以請盟約為名挈眾縱牧
旁近山谷窺釁而後動者公知其為懷貳遣將士追
敗之於玉石溝斬獲首級器械自是虜非朝貢至者
絕迹不敢近邊蒙 賜勅獎諭甚切至自公再至宣
府軍聲為之大振關北之人固皆以為虜不足為其
患關南之人亦莫不為奠枕而安曰有楊公鎮宣府
矣不特此也方虜寇入畿甸之時軍民耄倪無不洞
洶一聞 朝廷召楊公至帖然為之不懼至有擁塞
道路求識其面不得輒怏怏終日者其聲價之得於
人也如此於乎士審如此可不謂之大丈夫乎公再
至鎮兩月得疾 詔遣御醫臨視繼又 命亟還京
治之北還遣中貴人慰勞甚至公自知不可起即命
其子俊傑奉表 進大意以為 國恩未報臣職未
盡願 朝廷以 宗社為心夷虜為慮崇文修武以
安攘之於萬萬年臣即死瞑目矣餘無所及表奏

上嘉納之翼日遂薨是年九月十三日也後四日卽
公之生辰其年爲洪武十四年迄今春秋七十有一
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命賜賻祭甚厚有司爲營喪
葬朝之公卿侯哀痛揮泣以薨之年冬十月六日葬
於都城西山之原配初娶潘氏贈夫人繼吳氏周氏
皆先卒繼魏氏封夫人子男二長曰俊周出前軍都
督府右都督次曰傑魏出將嗣公爵女四長適唐海
次適都指揮申義其二尚幼別室張氏李氏出也別
室有從公薨曰葛氏者 詔贈淑人孫男一珍女三
俱幼公之戍開平也施夫人及二弟林忠尚留漢中
公皆乞令同居開平俾得盡其友愛或乞歸守先塋
其後猶子四人曰能官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曰
信都督僉事曰仁錦衣衛指揮僉事曰知開平衛指
揮使皆公訓育之所啓也公在邊時軍士恒苦乏孽
牲馬有質子女以償官者爲積歲患公爲選軍中馬
牝牡之良縱牧於野使自爲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
之餘足以進充內廐 朝廷聞之下其法於各邊公
私便之又嘗陶致磚石包甃緣邊城堡以固守備公
有時出在邊虜或潛山谷間窺見旗幟知爲公也輒
相戒不可出甚至急引而匿去者公自守邊以至將

兵京師所陳爲國爲民兵戎禦衛之事甚多多見聽
納蓋公爲人孝友忠信果敢剛毅在邊四十餘年恒
以國事爲心始有卒五百以至於領三千之衆自統
一方士馬以至於總天下之兵不以所將者寡而屈
于人下不以所帥者衆而旁若無人敵強不以自怯
心熟計而後戰戰勝不以自驕必量敵而後安有功
不專諸已有惠必分諸人故其馭下雖嚴而人樂爲
之用至於修飭邊防經畫歲計訓練士馬振起荒頽
與夫建立廟學以教兵戎子弟賑恤孤寡以酬士卒
死亡尤爲德政之大方公之葬也其子俊傑具其平
生請書刻石立於神道以垂無窮公於余有同朝之
雅又以列侯偕侍 經筵余不能辭故爲書而銘之

昌平伯贈潁國公楊公洪傳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祖政漢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
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
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鵞疏洪短 上詰二內
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卽械至京姑貸汝二人時洪
頗爲衆忌 上又每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守邊
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
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

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之呼楊王十四年虜
入敗我土木 上皇道宣府北狩去洪閉城門逮繫
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洪獄中自効洪與孫鏜
范廣等率兵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
虜阿歸等進侯洪爲將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
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也先之難奮
不顧身一時諸將功爲最景泰二年還鎮宣府卒贈
穎國公謚武襄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
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
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

先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旣弒脫脫不花
并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
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
哈刺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
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
涼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
量畱守禦其餘壯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迤西
悉赴代州迤東悉赴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
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
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

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
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
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
敢進後不能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
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
戰攻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二軍之害猶豫最甚昔在
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
間以羣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於今日
者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屍固其分也
事下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校議言人人殊少保于
謙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讐恥
宜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
卽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犬羊
由間道乘虛四散標掠是自撤守備計非萬全國家
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
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
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鳴張失勢則
鼠遁乃其常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撩奸凶
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疏
上從于公議先是遣俊及劉深充遊擊將軍出宣府

經略獨石諸城堡叅贊叅政葉盛言俊往守獨石所謂敗軍之將乞遣深罷俊遂令俊護瓦刺使人出塞俊又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揮姚貴且縛責斬曰我嘗殺陶都指揮上不問諸禪校力解得釋比還廷臣劾俊論死會傑卒每請釋俊葬傑得降督府僉事遂得嗣父侯後坐法罪死宥革爵子珍嗣天順元年石亨坐俊及驍勇都指揮范信等附于公斬西市調珍戍廣西天順八年赦珍授龍虎指揮使

武靖伯石亨 定遠伯石彪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雄偉髯亦過臍亨嘗與彪貰酒相工遇之酒肆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家本軍官伯父巖無子亨嗣為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叅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

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
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
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
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歡呼踴躍聲震
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却而南亨令彪率
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
衆乘之蹂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
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謀者給虜亨
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
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
百人虜始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率衆乘之大捷虜
所掠羊馬財物盡棄餌我兵虜得遁去亨旣敗虜威
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虜見邊人
呼石亨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
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諸子
姪澗溟濬仁並陞千戶鎮撫澗戰歿彪爲參將虜畏
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
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 景帝倚任之亨
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亨畏于少保不敢
動然積恨之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亨與都督

張軌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蔣冕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為飛語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
迎襄世子矣又曰 上令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
兵者矣庚辰遂為吉祥矯稱得 皇太后懿旨曰天
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春秋鼎
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所屬頃以奸
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
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上皇是月壬午四更亨與
軌吉祥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 上皇
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即位侍衛都督范廣禦戰
死闕下亨遂言于少保有反謀不欲立 皇上請殺
于少保 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
名 上不得已殺謙及王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
士悅等戍邊歸田廢 景泰皇帝為郕王亨以奪門
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
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為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
姪及諸義壻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
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
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
廷在 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

民間婦女出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上泣訴強上下賢有貞拜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得釋賢畱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賢竟不悅亨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亨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上漸疑亨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侍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人莫敢告亨者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庭令左順門閤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巡撫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歎息曰奸箇于謙亨益不自安又知衆不容已薦處士吳與弼上又諭賢左右干預奈何賢請上獨斷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又口邸王不諱天命人心咸屬陛下何必奪門且內府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賴天靈佑助事幸成脫邸王左右

先知亨輩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 上愕然賢又
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
臣愚謂郕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
如此勞攘推功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
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 上見亨喜令亨負
兒見朕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
朕行與卿結姻 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
不喻輒對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
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 上益疑
亨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 上
疑問賢賢乞遣官卽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總
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 上遂
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要留據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待衛亨覺 上疑
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旣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
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卽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
衣獄死亨旣死法司請瘞亨尸 上念亨功欲從之
問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

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
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衛都指揮使溟得戍彬
州少子潛鎮定侯者幼未收溟在彬累功陞指揮潛
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
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
侍郎亨再薦弘爲尚書 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
當爲尚書亨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旣
敗弘亦罷爲大理通判亨粗豪爽直軒豁無機巧嘗
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
貞畱賢賢大恨亨亨權日重軋賢賢日見 上親信
亨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極於難 封爵攷

定襄伯贈定襄侯諡忠武郭公登傳

袁 襄

郭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也正
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為副分兵鎮臨安
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貝
四年七月也先入寇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
八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
伯劉安鎮大同尋詔班師登語學士曹鼎張益
遜宜從紫荆關鼎等入奏已得請從紫荆矣俄
宋竟從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門晝閉

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死問傷
親爲裹瘡傳以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
何空自苦乎登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
死也八月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
卽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
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
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
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也登曰
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切其營奪駕入城此上
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
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
虜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曰駑材果敗吾事時賊
勢張甚而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
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
馳奏其略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畱連內地爲患
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
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
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
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
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

抗疏
擊虜

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側席
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
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將復犯京師登奏言京軍
新選不可輕戰宜分營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
求僥倖出萬全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
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勵其軍定
爲賞格期必殺賊諜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
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諜報二十里外沙
窩有賊營十二登召將士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
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彼賊以鐵
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劔起曰敢言退者斬進
薄賊營昧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
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賊大敗追奔
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人
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
騎破虜數千初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
年馬至萬五十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
不及乃以已意設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
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
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

以少
勝衆

上疏論

實

請成

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欲大興屯田而苦乏牛種乃
 上疏乞官為措置嘗憤臧吏病民疏論之其略云承
 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既無廉恥之心蒞政者惟
 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登廉潔
 尚謀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有古良
 將風英廟復辟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尋謫戍甘
 肅憲廟嗣統復爵鎮守甘肅以薦召還總神機營掌
 中府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多所建明登工詩有聯
 珠集謫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
 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
 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
 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為
 國朝武臣之冠卒贈定襄侯袁袞曰郭定襄以敗卒
 守孤城氣吞強虜竟立封侯之業觀其閉門不出與
 城存亡募兵入援敵王所愾有國士之風矣其所論
 建雖文士不如也豈獨武臣哉

武功伯徐公有貞傳

王世貞

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三即能為古文辭以其業贅都御史吳訥太子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為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有貞居首命學士王直教之 上甚屬意焉居二載特為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待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

兩次
選庶
吉士
宣德
八年
選
吉士
第七
人未
嘗居
首也

大後

曼山館

上疏
言北
方事

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下所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挾上北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兵邲王時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有貞爲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爲便興安等不以爲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僭南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填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易璽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而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業有貞乃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羣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而不藉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官用會虜敗退有貞罷鎮徵還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存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諸急欲大顯用邑

于謙
力爭
南遷

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
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爲言
之上不答國子祭酒闕循以爲言 上曰是徐瑄
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
望循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
名無何河南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饒道沮
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
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
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
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泚循大河道濮范還鳩
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之中製閘以
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
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泚用平
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
九長各萬丈捷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
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濬曹渠至
數百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
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
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怪之一僧居

清河

溶鐵
龍

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
 有貞沈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
 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
 溶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
 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而景
 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駸駸用矣不能稍
 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 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
 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
 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負乃
 復指天象曰豈其復爽耶遂與謀決南宮錮而 太
 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銜治河命則閣
 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能救而從之下
 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
 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于石
 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 上上曰
 為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
 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
 為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
 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

伯

張軌等埒時。上旣以虛已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矚。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衡之且爲。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爲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民田不法。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糾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亨馳訴於。上謂鵬乃已僂兇豎永猶子結諸御史爲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上怒曰亨卽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上謂有貞賢實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叅政李賢謫福建右叅政諸御史獨楊瑄張鵬戍而九疇綺等從輕比謫矣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請畱之有貞旣行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考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誥詞纘禹神功語謂爲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

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慘於我我且歸而石亨益死獄
家籍有貞以赦還里而又二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
尚壯負其材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
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甚於有貞其冤有貞
又不如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
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附

武功徐公自金齒赦歸復冀 召用夜觀乾象以將
星在吳地惟已可當之每早起使鐵鞭數十回以當
運甕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鞭太息曰孺子能將
乎吾已矣居常鞅鞅醉酒則遶屋馳走連聲呼曰人
不知我杜堇者公門下士也一晚觴之酒中忽問曰
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
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祝叅政顯自山西致仕歸吳行且憂盜劫有力士李
金鎗者武絕倫名壓一境因挾以自衛既到吳武功
造祝所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首肯曰信佳然步
鎗法耳能爲騎鎗乎李如命公哂之曰汝疎矣李跪
請教不答明日往見公呼家人以吾棒來棒乃純鐵
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曰非所習也

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頌李懾汗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復請表墓者公謂之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可傳世者盍往求焉其推重如此一日與武功閒坐人傳奚元啓中狀元公云彼安能到此吳原博乃來科狀元也至辛卯冬文定北上武功爲具餞之備述奪門始末且恚嘆曰石亨輩致死于王乃嫁罪老夫耶令世有良史徐元玉豈終受誣乎寔深有望于文定明年文定果及第入史館然竟無由爲公伸辨也余聞故老云英廟持于王獄辭未下石亨偕張軌面奏曰陛下不殺謙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決忌嫉之徒乃謂出自公口寃哉初猶有知其誣者及少保子冕求程篁墩序旌功錄以實謗言天下信之矣

興濟伯楊善

王世貞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
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
而性沈敏能爲人筮事時年甫十七而文皇帝起
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
文皇帝卽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
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
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
洪鍾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
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

使虜自拍貨物以往
以下應答
妙節

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
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
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
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
十五矣足胝不為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
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
寺事而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
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眾愧為之止而朝
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
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
戇然虜始挾 太上請我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
意更緩為虜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
不為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
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
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詫善
曰土木之役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
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
為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

妙

妙

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政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剗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

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
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
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
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
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
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
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
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
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
賞僅遷左都御史仍掌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
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 太上
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
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
而發南宮錮 太上皇卽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
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子誥券世世承襲改領
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
勳衛一爲指揮僉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

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軌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儉伎多岸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僂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為崇而李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中官奪職為民

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諡忠僖張公輓墓誌銘

李賢

今世勳臣之盛無如張氏一門蓋永樂初靖難之臣
雖衆而功之著者河間定與兩王也天順初翊戴之
臣雖多而功之著者文安太平兩公也嗚呼張氏父
子兄弟四人咸建非常之功此所以享福祿榮名于
當世與國咸休也與文安之終其子斌前期來講葬
銘按狀公諱輓字文端河南開封祥符人父諱玉贈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
國公追封河間王諡忠武母王氏元判樞密院事執

中之女追封河間王夫人生三子長諱輔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輔理佐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
師英國公追封定興王諡忠烈仲卽公天順初自太
子太保兼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進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文安伯追封文安侯
諡忠僖季諱軌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太平侯追封裕國公諡勇襄公自幼聰穎
動止不凡六七歲時卽能習禮儀讀書史悉通其大
義稍長益力于學不尚純毅之習河間王早已死國
公不及逮事事母夫人尤篤愉色婉容可方古之達
者敬禮其兄若嚴師焉於弟尤盡友愛之道親賢取
友樂善不倦由是上下皆得其歡心母夫人特鍾愛
之永樂中以勳臣子入見 文廟奇之特授金吾前
衛指揮使歷 長陵神策兩衛公益淑慎自將大獲
時譽正統初 今上念公父兄之功且姻聯戚里進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日侍 經筵十四年以勞勩陞
僉後軍都督府事領禁兵宿衛蓋以公勳戚故託以
心膂之寄也尋加太子太保又進兼中軍都督府右
都督公益愍懋小心夙夜在公務竭忠盡所部將士
咸畏愛公而不敢犯天順改元 上復位公首以翊

戴之功封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 賜以誥
券仍典宿衛兼都督府事三年以老疾乞謝事 上
公宿德特許優閒調攝且命醫專視賚予有加時
致存問五年冬 上思公欲一見特遣中貴人齎寶
蠶三千緡及白粳羊酒等物往賜公且道意遂力疾
強起入見 上甚歡顧問良久命公仍典宿衛寵眷
彌隆六年春忽疽發于背自謂不可復起乃上疏言
臣本庸謬遭遇 聖明安享高爵方圖報稱奈何大
數止此惟 皇上以宗社生民爲念任賢治理用臻
康泰臣瞑目於泉下矣他無所請 上惻然以手詔
諭公曰覽卿所言忠愛可嘉今卿疾勢雖篤尚加調
護以副朕意即日遣中貴人齎白金百兩往賜之
命至而公薨矣實二月三十日也距生洪武庚午二
月一日壽七十有三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
封賜諡及賻儀悉從厚典遣禮官諭祭工部治葬事
公之死生可無憾矣公風姿清偉辭氣雍容接人謙
恭絕類儒者暇則閉戶觀書爲盆池聚石雜植花卉
以自適賢士大夫至則倒屣出迎講說道義亶亶忘
倦性不嗜酒而待客務盡款洽尤好吟詠於凡古詩
無不熟覽亦敬禮方外之士內典丹書悉得其宥繁

虞衡金 卷之十 四十五
教子務循禮法而治家尚儉所居賜第未嘗增新見
孤貧者必傾財以賙之俾得所而後已聞人之善稱
道不釋口有不善則避之以故人人企仰而被其容
接者自以爲幸噫勳舊戚里門第之高爵位之隆求
其清聲雅望如公者豈多見哉

昭武伯曹欽

曹欽者太監吉祥從子也吉祥不知其始所以進
奪門功與國政欽以故封昭武伯暨兄弟子姪皆冒
武官吉祥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稍附內閣有貞
賢籠絡行已意至薦文武臣僚輒受金錢引用非人
內閣或相左不能盡如吉祥意遂積不平會御史楊
瑄劾吉祥亨罪狀 上善瑄等言吉祥在旁初甚慙
懼已見 上寬不問卽請罪瑄等 上未許亨謂吉
祥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叵測
吉祥初亦惡亨不相下每訐其短至是遂相結合訴

上內閣專權與言官應和 上不得已下有貞等獄
又逐岳正積威市恩漸有異志吉祥嘗率番將往雲
南福建殺賊冒功因收爲牙爪奪門時竄姓名陞大
官爲將校亨敗盡革諸冒功者吉祥又曲庇諸番將
上積聞吉祥凶橫稍裁抑疎吉祥益憤逆謀益決會
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鐸出師西征欽約兄都督
鐸從兄都督鑄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入
內爲亂推其黨黠爲謀主吉祥誘禁兵爲內援故所
結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各以番兵從是夜
漏二鼓恭順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

告變

上令壘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四鼓

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殺錦衣指揮遂杲擊
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翱東朝郎鐸帥數騎西
殺左都御史寇深斫傷廣寧侯劉安欽縱火焚東西
皇城門適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
討賊鏜先登力戰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欽退
屯東安門鑄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鑄斬之欽中流
矢創甚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
馳突我師環結不動自相枕籍鏜斬先潰者徇師督
戰益急追斬鉉欽懼令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

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咎
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遁遣兵追之皆獲其晚 上
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伯顏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
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並落職流嶺南
明日下詔暴欽罪

武強伯楊公能傳

陳 鎬

楊能字文敬系出太原之霍山王至宋有官六合者
因家焉少隨伯父穎國武襄公洪處兵間諳習孫吳
法正統甲子春從穎國戰伐有功陞開平衛所鎮撫
時姪開平指揮使宗幼疾不任事穎國奏易其官從
之戊辰冬戰賊灣河三岔口敗之己巳春擢都指揮
僉事冬從穎國還朝賜賚有加時虜入近地詔令追
勦遇賊紫金倒馬二關連敗之擒獲野刺斚等景泰
初元擢都指揮同知尋拜遊擊將軍禦邊宣府夏戰
賊八里溝 子村敗之秋還朝擢都指揮使冬仍

充遊擊將軍統社機京兵尋擢後軍都督僉事充左
叅將鎮宣府夏進都督同知尋充左副總兵甲戌春
召還總神機京兵天順改元以迎復功擢左都督總
兵宣府夏大同有警奮然請自行戰賊磨見山及石
灰站敗之擒獲撞骨兒等秋進爵武強伯食祿一千
石乃上疏欲乘虜弊舉兵殄之不許賜勅獎其忠勇
戊寅春賜以誥券加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勳柱國秋朶顏胡欵塞吉虜且入寇能給
以燬火諭使夜斫其營果大敗之俘獻所獲于朝夏
虜寇大同復請進討虜聞能至悉驚遁秋戰賊新河

昌寧伯贈昌寧侯諡壯敏趙公勝墓誌

尹直

公諱勝字克功姓趙氏系出漢充國之裔世居河朔
至伯父赤考再興國初始徙家永平之遷安遂占籍
焉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興赤以謀略從征有功授
永平衛百戶沒于戰陣無嗣再興襲陞千戶永樂庚
寅北征大破虜酋本牙失里殺敗阿魯台餘衆陞指
揮僉事洪熙改元復以征虜功陞指揮使尋卒公襲
秩甫髫鬣賴母王夫人矢節育教底于成立恒念父
遺言我生爲壯士而志就爾長須努力報國亢宗

違禮正統己巳虜寇犯京畿公率兵出西直門扼其
衝突躬履戰陣斬馘無算虜遂奔遯景泰庚子擢僉
都闔名以發聞英廟復辟錄公舊勞加僉前軍都督
府事佩刀侍衛天順戊寅選管三千營操辛巳統曹
孽叛逆公擒獲居多遷都督同知時虜寇深入陝西
固原公叅將率師剿敗之今上嗣統命兼鼓勇營典
操推恩給進榮祿大夫褒榮三代成化乙酉重建承
天門公董軍應役既訖上適山西邊徼有警命公佩
平胡將軍印統軍往援次鴈關報虜已遁乃還明年

上見之擒獲多沙等尋往獨石戰賊莖菜衝追至保
昌州賊勢窮蹙悉棄輜重道詔發兵策應天同賊聞
其至夜遁去庚申閏十一月朔卒于軍能沈毅善謀
臨戰決勝北虜警憚以楊爺呼之至于軍法嚴明律
身廉潔體悉士卒得其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初
穎國佩鎮朔大將軍印鎮宣府能繼其職弟信佩征
西將軍印鎮大同東西犄角保障邊陲武勇功名為
本朝邊將之冠云



